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 
第五十二回 走捷徑假子統營頭 靠泰山劣紳賣礦產

話說四川來的張國柱，自從蕪湖道認他為張軍門的少爺，再加他自己又能不惜錢財，把一公館的人都籠絡得住。而且所辦的事，所說的話，無一句不在大道理上，因此眾人聽了更為心服。他見大勢已定，便說：「老太爺、老太太靈柩停在此地，終非了局。」便與三位老姨太太商量，意思再開一回吊，然後靈柩送回原籍。算了算，總得上萬銀子，一面打電報到四川去匯，一等錢到了，就辦此事。三位老姨太太自然無甚說得。誰知過了兩天，不見電報回來。張國柱器喪著面孔，咳聲嘆氣的走了進來，說：「老太爺同我作對，連著這一點點孝心都不叫我盡！我這人生在世界上還能做什麼事呢！」大家問他：「回電怎麼說？」他並不答言，只是呼嚕呼嚕的哭。大家急了，又頂住問他。他說：「四川的防營，前月底奉到上頭的公事，這個月就要裁掉。我這趟出差，本是有個人替我的。我打電報去同他商量，叫他無論在那裡暫時替我挪匯七八千金，再拿我這裡的幾千湊起來，看來這件事可以做得體體面面，把老人家送回家去。那知憑空出了這們一個岔子，叫我力不從心，真正把我恨死！」大姨太太道：「老爺在世，有些手底下提拔過的人，得意的很多。現在有你大少爺在此，不怕他不認，寫幾封信出去，同他們張羅張羅，料想不至於不理。」張國柱道：「不可！不可！老人家的大事，怎麼好要人家幫忙？我雖暫時卸差，究竟還算騎在馬上的人，朝他們去開口，斷斷不可！不是怕他們疑心，我為的是『人在人情在』，如今老人家已過世三年，彼此又一直沒有通過音信，他不應酬你，固不必說；就是肯應酬，一處送上二三十兩，極多到一百兩，於我們仍舊無濟，而且還承他們這們一分情，實在有點犯不著，還是我們自己想法子好。」

過了一天，張國柱又說道：「雖然我那邊差使已經交卸，究竟我在這裡不能過於耽擱。既然錢不湊手，說不得只好『稱家有無』。況且從前已經開過吊，此時也不便再去叨擾人家。馬上找人看個日子，盡半個月之內就送柩起身。除掉幾處至好之外，其餘概不通知。」

他這半月之內，得空就往道裡跑。見了蕪湖道，恭順的了不得。後來又拜在蕪湖道門下，說甚麼「門生父親去世的早，老一輩子的教訓門生聽見的不多。如今拜在門下，受老師一番陶冶，庶幾將來可以稍為懂得做人的道理。」這種話灌在蕪湖道的耳朵裡，豈有不樂之理。曉得他四川差事已撤，目下正在為難，自己出於至誠，送他二百銀子。不要他出名，竟替他寫信給所屬各府州、縣替他張羅，居然也弄到將近二千銀子，統通交代張國柱。張國柱自然感激。

看看動身的日子一天近似一天，張國柱就在廟裡開了一天吊。凡是發有訃聞的，道台以下，都來吊奠，到客雖然不多，而場面卻也很好。張國柱披麻帶孝，叫兩個人攙著出來給客人磕頭，拿著哭喪棒，嘴裡乾號著，居然很有個孝子模樣。因此三位老姨太太以及合公館裡人瞧著，都為感嘆，都說：「還算我們軍門的福氣，有這們一個好兒子打發他回家。」

內中忽然有位素同張軍門要好的朋友，也是本地鄉紳，是個候補員外郎。姓劉，名存恕，獨他不十二分相信，背後裡說過幾句閑話。就有人把這話傳到張國柱耳朵裡去。當時張國柱也沒有說甚麼，但在肚皮裡打主意。

本來說明白開吊後就動身的，如今又一連耽擱了七八天還沒有動身。蕪湖道問他：「為什麼還不動身？」他思思縮縮，要說又不肯說。蕪湖道懂得他的意思，曉得一定是錢不夠，問他是否為此。他到此也只得實說。蕪湖道道：「如今遠水救不得近火，就是我們再幫點忙，至多再湊了幾百銀子，也無濟於事。況且你這回回去，路遠山遙，又非兩三天就可以到的。就是回家安葬，亦得開開吊，驚動驚動朋友，那一注不是錢？從前我很想叫你把房子暫時押抵頭二萬金，以辦此事，你世兄不肯。如今依我的主意，只有這們一個辦法。你世兄萬萬不可拘泥。姑且照我的說話，回去同你們老姨太太商量商量。好在尊大人現在只剩得三位老姨太太，也不消住這大房子。就是遲兩年，等你世兄有了錢，再贖亦不妨。」

張國柱聽了這番說話，心上很願意，面子上卻故意躊躇了半天，說道：「老師教訓的極是。且等門生回去同幾位庶母商量商量，當再來稟復。但是門生還有一件事：老人家帶了這許多年的兵，又補授實缺多年，總算替皇家出過力的人，如今去世之後，連個照例的好處都還沒有辦准。小侄意思：想仗老師大力，求求上頭督、撫憲，能夠專折替先君求個恩典，或照軍營積勞病故例，從優賜恤，倘能辦到一樁，存沒均感！」說著，又爬在地下磕了一個頭。蕪湖道道：「這是世兄的一點孝心，愚兄豈有不竭力之理。不說別的，就是尊大人在安徽帶兵，年代亦就不少。世兄一面把房子押掉，扶柩起身。我這裡一面就替你辦起來。大約頂快亦得得幾個月的工夫。」張國柱又重新磕頭謝過。

當天蕪湖道就留他吃飯，說是：「今天因為開辦學堂，請了幾位紳董吃晚飯，帶著議事，就屈世兄作陪。」張國柱聽了此言，自然不走。少停客到，不料那個疑心他的劉存恕也在其內。張國柱一見有他，立刻吩咐底下人：「回家到我屋裡，床頭上有個皮包，替我取來。」這裡一面入席，張國柱的管家已把皮包取到，交給主人。張國柱把皮包接了過來，一手開皮包，一手往裡一摸，早摸出一張紙來，嘴裡說道：「今天趁諸位老伯都在這裡，小侄有件東西，要請諸位過一過目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那張紙頭遞到劉存恕手中。

劉存恕接過來一看，原來是一個札子。再看札子上的公事，乃是欽差督辦四川軍務大臣叫他統帶營頭。公事上頭，拿他的官銜都寫的明明白白。眾人見他拿了這個出來，都莫明其用意。眾人一面傳觀，只聽得他又說道：「先君討世之後，因為官虧，家產業已全數抵押出去，一無所有。小侄不遠數千里趕回歸宗，敢當一切大事，自己吃了苦不算，還要賠錢。一切事情都瞞不過我們這做老師的，老人家真能曉得小侄的苦處。因為外面很有些不相干的人，言三語四，不說小侄回來想家當，便說小侄這個官是假的，所以小侄今天特地拿出這札子來，彼此明明心跡。」說完，隨手把札子收回，放在皮包之內，交代跟人先拿回去，自己仍舊在這裡陪客。

當下眾人看了他的札子，都無話說。只有蕪湖道當他是個正經人，便指著他同眾人說道：「從前他們老太爺致仕之後，聽說手裡著實好過，何以一故下來，竟其一無所有？只有他一位世兄真正是前世修來的！他所做的事，很顧大局。這趟回來，非但他老太爺的好處沒有沾著，而且再賠了好幾千兩銀子，真要算難得的了！現在想要扶他老太爺靈柩回去，一個錢沒有，如何可以動得身？我勸他暫時把房子押幾個錢動身，他還不肯。這種好兒子，真正是世界上最有的！」眾人聽說，自然也跟著附和一回。

卻不料在席有本衙門裡一位老夫子，早看得清清楚楚，獨他一言不發。等到席散，同同事講起，說：「我辦了這幾十年的公事，甚麼沒有見過？連著照會尚且有朱筆、墨筆之分，至於下到札子，從來沒有見過有拿墨筆標日子的。凡是『札』字，總有一個紅點，臨了一圈一鈎，名字上一點一鈎，還有後頭日子都要用朱筆標過，方能算數，而且一翻過來，一定有內號戳記一個。他這個札子，一非朱標，二無內號。想是我閱歷尚淺，今天倒要算得見所未見。」他同事道：「這話我不相信。札子上的關防總是真的。」老夫子道：「關防固然是真的，難道就不許他預印空白麼？他本是黃軍門的世侄，到了四川，一直就在黃軍門跟前。黃軍門過世，他還在他的營裡，這個擋口何事不可為？不過我們心存忠厚，不當面揭破他，也就罷了。」

再說張國柱回到家裡，只說是蕪湖道的意思，要上稟帖托上頭替老人家請恤典。但是目前上上下下各衙門打點，以及部裡的化銷，至少也得四五萬金。三位老姨太太齊說：「這事固然是正辦，然而一時那裡有這些錢呢？」張國柱道：「這是老人家死後風光的事，無論如何，苦了我一個人，到處募化，也總要辦成功。」後來轉轉灣灣，仍逼到「抵房子」一句話上，但是仍出自三位老姨太太嘴裡，並不是他創議。他到此時，得風就轉，連說：「若是只為盤送靈柩，無論如何，我總是不肯動這房子的。……如今替老人家請恤典，數目太在了，不得不在這房子上生法。」

次日出門，仍舊托了道裡的帳房朋友替他經手，竟抵了五萬銀子。蕪湖道聽見了，反說他是正辦。又說：「某人的老太爺不在了，只有三個小，又沒有孩子，一所大房子，還不是空了起來，現在抵給人家，到底好先收兩個錢用用。」跟手見了張國柱的面，

又說：「你四川的差使聽說已經交卸，將來三位老姨太太回去，少不得要你養活，你沒得差使的人，如何托累得起！我們大家要好，我總得替你想個法子。」張國柱聽了這話，立刻請安，謝老師的栽培。蕪湖道：「你一面扶柩動身，我這裡一面想法子。目下我就要進省，等你回來，大約亦就有眉目了。」按下張國柱拿了銀子，隨同三位老姨太太伴送張軍門夫妻兩具靈柩，回籍安葬不表。

且說這蕪湖道，果然過了兩天，因為別事晉省，帶著替張軍門請恤典，替張國柱謀差使。從蕪湖到省，搭上了火輪船，馬上就可以到的。下船之後，先到下屬預備的公館休息了一回。隨手上院，照例先落司、道官廳。一進官廳，只見先有一個人已經坐在那裡了。看樣子，不像本省候補人員。彼此請教「貴姓、台甫」。蕪湖道先自己說了一遍。那人忙稱：「太公祖。」自稱：「姓尹，號子崇，本籍廬州，以郎中在京供職，一向在京是住在敝岳徐大軍機宅裡的。」

蕪湖道明白，便曉得他是綽號琉璃蛋徐大軍機的女婿了。於是又問他：「這趟出京有什麼貴幹？」尹子崇因為同他初見面，有些秘密事情不好出口，只淡淡的說道：「有點小事情要同中丞商量商量，也沒有什麼大事情。」隨問蕪湖道道：「太公祖所管的地方可有什麼好的礦？」蕪湖道看出苗頭，估量他此番一定是為開礦來的，便亦隨嘴敷衍了幾句。

恰巧裡頭先傳見蕪湖道。蕪湖道上去回完公事，就把張軍門身後情形以及替他求恤典的話說了一遍。又說：「張某人原有一個棄妾所生的兒子，一直養在外頭，今年也差不多四十歲。從前跟著黃某人——黃鎮——在四川防營，保至副將銜游擊。這人雖是武官，甚是溫文爾雅，人很漂亮，公事亦很明白。現在扶了他老人家的靈柩回籍安葬去了。但是現在四川防營已撤，張游擊沒有了差使，可否求求老師的恩典安置他一個地方？」

原來這撫台從前做臬司時候，同張軍門也換過帖的。官場上換帖雖不作准，只要有人說好話，那交情亦就登時不同泛泛了。撫台原蕪湖道的話，馬上說道：「原來張某人還有個兒子，兄弟聽見了很歡喜。況且是故人之子，我們應得提拔提拔他。可巧這裡的營頭，新近被剛欽差回京，一共做掉了三個統領。

有十幾營還是張某人手裡招募的。如今他既然有這們一個好兒子，我這個差使暫不委人。你回去就寫封信給他，叫他葬事一完，趕緊回來。至於他老人家的恤典，等他到了這裡，我們再商量著辦。我同他老人家是把兄弟，還有什麼不幫忙的。」蕪湖道道：「既蒙大師賞恩典，肯照應他，職道去就打個電報給他，叫他把葬事辦完趕緊出來到差。」撫台道：「如此更好。」蕪湖道退出，自去辦事不提。

後來這張國柱竟因此在安徽帶了十幾個營頭，說起來沒有一個不曉得他是張軍門的兒子的。他扶柩回籍的時候，早把三位老姨太太安頓在家。手裡有了抵房子的五萬銀子，著實寬裕，自然各事做得面面俱到了。等他在安徽帶了幾年營頭，索性托人把蕪湖的房子賣掉，又賣到好幾萬銀子入了他的私囊。倒是分出去的幾位老姨太太仗著在教，出來找過他幾次，弄掉了幾千銀子，此外卻一直太平無事。不必細述。

如今且說同蕪湖道在官廳上碰見的尹子崇，等到蕪湖道見了下來，撫台方才請他。他還沒有來的時候，撫台就皺著眉頭對巡捕說：「他只管天天往我這裡跑些什麼？誰不曉得他是徐大軍機的女婿，一定要把他這塊招牌搗出來做什麼呢？而且琉璃蛋的聲名也不見得怎樣！」正說著，尹子崇進來了。撫台是有侍郎銜的，尹子崇是郎中，少不得按照部裡司官見堂官的體制，見面打躬，然後歸坐。撫台雖不喜歡他，但念他是徐大軍機的姑爺，少不得總須另眼看待。

尹子崇當下先開口說道：「司官昨兒晚上又接到司官岳父的信，叫司官把這邊的事情趕緊料理清楚，料理清楚了，就叫司官回當差。過年上半年謁陵，下半年又有萬壽，叫司官不要錯過了機會。」撫台道：「世兄這邊除掉礦務事情，還有別的事嗎？」尹子崇道：「不瞞大人說，就這善祥公司的事，司官就有點來不及了。司官創辦這個公司的時候，說明白招股六十萬，先收一半。雖不是司官的錢，司官卻很費張羅。就是司官的岳父，也幫著寫過幾封信，才有這個局面。不要說礦是好的。但是三十萬銀子已經用完了，下餘的一半股分，人家都不肯往外拿。」

撫台道：「只要礦好，眼看著這公司將來一定發財的。再加以令岳大人的聲望罩在那裡，你世兄又是榮榮大才，調度有方，還怕不蒸蒸日上嗎。下餘的一半股分，只要寫信催他們往外拿就是了。利錢既不少人家的，將來發財又可操券，人家還有什麼不放心的。」尹子崇道：「不瞞大人說，這件事壞在司官過於要好，實事求是，所以才弄得股東裡頭有了閑話，銀子不肯往外拿。」撫台聽了詫異道：「這又奇了！倒要請教請教。」尹子崇道：「當初才開創的時候，司官就立意事事省儉，所以自從開創到如今，所有的官利一齊都沒有付。原說是等到公司獲利之後，補還他們，原不想少他們的。不料他們都不願意，把後頭的股本就此擱住不付。」撫台道：「呀！原來有此一層。現在你世兄的意思打算怎麼樣呢？開礦本是件頂好的事，不但替中國挽回利權，而且養活窮人不少，若是半途而廢，豈不可惜！現在你世兄有令岳大人的面子，還是勸人家趕緊把股本交齊，或者再招募新股。況且這個礦明擺著是個發財的事情，料想人家不至於不肯來。但是兄弟有一句話說：「利錢總應該發給他們。俗語說得好：『將本求利。』有了利錢，人家自然踴躍了。」

（榮榮：大貌。《世說新語·賞譽下》劉孝標注引《續晉陽秋》：「太才榮榮謝家安。」）

尹子崇聽了撫台的這番說話，臉上忽然一紅，好像有許多說話一時說不出口的。停了半天，方搭訕著說道：「大人教訓原極是。但是司官的岳父有信來叫司官回京，不願司官再經手這個事情。況且近來兩個月，先招的股本用完，後頭的一半人家又不肯拿出來，司官已經經手墊了好幾萬銀子下去，所以也急於擺脫此事，能夠早脫身一天好一天。」撫台道：「照閣下的意思怎麼樣呢？」尹子崇道：「司官亦得回去同股東商量起來看。」

撫台見無甚說得，只得端茶送客，等到送客回來，又跺著腳朝著手下人說：「我們中國人真正孱頭，沒有一件事辦得好的！起初總是說得天花亂墜，向人家招股。等到股本到了手，爛嫖爛賭，利錢亦不給人家。隨後事情鬧糟了，他又不願意幹了。現在也不曉得他打什麼主意！我沒有這大工夫陪他！再來不見！」手下人答應著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尹子崇這回上院，原有句話要同撫台商量的，後來被撫台幾句話頂住，使他不能開口，便也沒精打彩，回到善祥公司裡。幾個公司裡的同事接著問：「那事回過中丞沒有？方才那個洋人又來過了。他的意思，這件事一定要中丞預聞，總得中丞答應了他，以後他到這裡開起礦來，大家可以格外聯絡些。」尹子崇道：「這洋人怎麼這樣糊塗！他不相信我，他一定要撫台答應他他才肯買，我就是不肯折這口氣！你告訴他：這個公司是我姓尹的開創的，姓尹的有什麼事，自有姓徐的擔當！他撫台能夠怎樣？若說他撫台不答應，叫他同我老丈去說！我如今實定這礦！至於洋人怕撫台擊他的肘，不肯保護他，問撫台可有幾個腦袋，敢得罪外國人！」

（預聞：預問、干預。）

尹子崇正在一個人說得高興，一回那個買礦的洋人又來了，後頭還跟著一個通事。尹子崇一見洋人來了，直急的屁滾尿流，連忙滿臉堆著笑，站起身拉手讓坐，又叫跟班的開洋酒，開荷蘭水，拿點心，拿雪茄煙請他吃。當由洋人先同他帶來通事咕嚕了幾句，通事就過來問尹子崇：「同撫台碰過頭沒有？」尹子崇道：「這個礦是我姓尹的手裡開辦的，一切事他作不了我的主。況且還有敝岳徐大軍機在裡頭。將來你們接了手，盡著這一分省分，任憑你愛到那裡開採，你就到那裡去開採。我們可是怕他不保護？只怕他沒有這個膽子。依我說，你們儘管放心去幹。有什麼說話，你索性來同我講，等我去同我們老丈講，包你千妥萬當。」通事當把這話翻譯給外國人聽了。外國人又咕啣了一回，通事又同尹子崇說道：「我們敝洋東的意思，說這個公司雖是你尹先生創辦的，但你尹先生只算得一個商人。就是敝洋東，他也不過是個商人。雖然是一個願賣，一個願買。然而內地非租界可比，華商同洋商斷不能私相授受。為的這開礦的事是要到內地來的：洋商尚不准在內地開設洋棧，豈有准他在內地亂開礦的道理。況且還有一說：就是在租界上華商把買賣倒給了洋商，或是單挂他的牌子，也得到領事公館裡去註冊。如今我們敝洋東走到內地來接你的買賣，怎能

夠不經兩邊官長的手就能作准呢。你們中國人說起來總說外國人如何不講情理，如何不守條約，這件事，敵洋東的意思一定要兩邊官長都簽了字，他才肯接手。」

尹子崇聽他的這一番說話，心上老大不自在。通事早把他的命意統通告訴了洋人；再加他那副惱悶的情形，就是通事不翻給外國人聽，外國人也早已猜著了。那洋人的心上豈不明白：這事倘或經了撫台，除非這撫台是尹子崇一流人物，才肯把這全省礦產賣給外人，任憑外人前來開挖，中國官一問不問。倘或這撫台是稍微有點人心的，念到主權不可盡失，利源不可外溢，是沒有不來阻擋的。只要撫台不答應他，這事就辦不成功。所以一回回要尹子崇把這事上下打通，方肯接手。至於尹子崇雖說是徐大軍機的女婿，然而全省礦產即關係全省之事，撫台是一省之主，事關國體，倘若撫台執定不肯，就是軍機大臣也奈何他不得。

尹子崇剛剛聽了撫台一番說話，曉得拿這話同他去講，一定不成，然而面子上又不肯坍台，只好處處拉好了丈人，叫洋人不要聽撫台的話，有話只同他講，他好去同他丈人去講。不料這洋人乃是明白事體的，執定不肯。尹子崇恐怕事情弄僵，公司的事擺脫不得還是小事，第一是把公司賣給外國人，至少也得他們二百萬銀子；除掉歸還各股東股本外，自己很可穩賺一注錢財。因此被他搭上了手，決計不肯放鬆。

閑話少敘。且說當時洋人聽了尹子崇的話，也曉得他此中為難，心上暗暗歡喜。一人自想：「公司雖然接辦不來，弄他幾文也是好的。他有個軍機大臣的好親戚，還怕沒有人替他拿錢嗎？」於是笑嘻嘻的就要告辭。尹子崇還是苦苦留住不放，一定要商量商量。那洋人腦筋一轉，計上心來，連忙坐下聽他說話。尹子崇無非還是前頭一派說話，自己拍著胸脯，說道：「你們這些人為什麼一點膽子都沒有，一定要撫台答應才算數！他的官做得長做不長都在咱老丈手裡。不是說句狂話：我們做出來的事，他敢道得一個『不』字！他要咬一咬，立刻端掉他的缺！還怕沒有人來做！」

通事不響，洋人只是笑。尹子崇又催通事問洋人。通事問過洋人，回稱：「只要你丈人徐大軍機肯簽字也是一樣。」尹子崇道：「肯簽字！一定包在我手裡。」洋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尹先生幾時進京，我們同著一塊進京。倘若徐大軍機不肯簽字，非但我這趟進京的盤纏要你認，諒是我這趟由上海到安徽的盤纏以及到了這裡幾多天的澆用，都是要你認的。」

（澆用：澆，指飲食。澆用，即指飲食等費用。）

通事說一句，尹子崇應一句。因他說的有「一同進京」一層，尹子崇道：「這層暫時倒可不必。等我先進京，把老頭子運動起來，彼時再打電報給你們，然後你們再進京不遲。但是一件：事情不成，一切盤纏等等自然是我的。設或事情成功了，你們又翻悔起來，叫我去找誰呢？」洋人道：「彼此是信義通商，那有騙人的道理。」尹子崇道：「但是口說無憑，你總得付幾成定銀擺在這裡，方能取信。」洋人想了一回，問道：「付多少呢？如果是我翻悔，說不得定錢罰去；倘你翻悔，或是竟其辦不成功，怎麼一個議罰呢？」尹子崇道：「我是決計不翻悔的。」洋人道：「你雖如此說，我們章程總得議明在先，省得後論。」

尹子崇道：「是極，是極。」於是躊躇了一回，先要洋人付二成。又說：「這全省的礦，總共要你二百四十萬銀子，也總算克己的了。二成先付四十八萬。」洋人嫌多。後來說來說去，全省的礦一概賣掉，總共二百萬銀子，先付二成四十萬。洋人只答應付半成五萬。又禁不住尹子崇甜言蜜語，從五萬加到先付十萬，即日成交。先由尹子崇簽字為憑，限五個月交割清楚。如其尹子崇運動不成，以及半途翻悔，除將原付十萬退出外，還須加三倍作罰。

此時，尹子崇一心只盼望成功，洋人當天付銀子，凡洋人所說的話，無不一一照辦，事情一齊寫在紙上，自己簽字為憑。寫好之後，尹子崇等不及明天，當時就把自己的花押畫了上去，意思就想跟著洋人要到寓處去拿錢。洋人說：「我的錢一齊存在上海銀行裡。既然答應了你，早晚總得給你的。橫豎事情已經說好了，我在這裡也沒有什麼耽擱，明天就回上海。你們可以派個人一塊兒跟我到上海拿銀子去。」

尹子崇聽了，心上雖然失望。無奈暫時忍耐，把那張簽的字權且收回。又回頭同公司人說：「叫誰去收銀子呢？」想來想去，無人可派，只得自己去走一遭。當同洋人商量，後天由他自己同往上海，定銀收清之後，他亦跟手前赴北京。洋人應允，自回寓所。這裡尹子崇也不知會股東，便把公司裡的人一概辭掉，所以公司辦的事情一概停手。又把現在租的大房子回掉，另外借人家一塊地方，但求掛塊招牌，存其名目而已。凡是自己來不及干的，都托了一個心腹替他去幹，好讓他即日起身。正是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兩天到了上海。收到洋人銀子，把那張簽的字交給洋人。洋人又領他到領事跟前議了一回。此時尹子崇只求銀子到手，千依百順，那是再要好沒有。他本是個闊人，等到這筆味心錢到手之後，越發鬧起標勁來，無非在上海四馬路狂嫖爛賭，喝辦報效好幾萬，不必細表。

他來的時候，正是五月中旬，如今已是六月初頭。依他的意思，還要在上海過夏，到秋涼再進京，實實在在是要在上海討小。有班謬托知己的朋友，天天在一塊兒打牌吃酒，看他錢多，覷空弄他幾個用用，所以不但他自己不願走，就是這班朋友也不願意要他走。

後來，還是他自己看見報上說是他丈人徐大軍機因與別位軍機不和，有折子要告病。他自己自從到了上海，一直嫖昏，也沒有接過信，究竟不曉得老丈告病的話是真是假。算了算，洋人限的日子還有三個多月，事情盡來得及。但是一件：老丈果真告病，那事卻要不靈。心上想要打個電報到京裡去問問。又一想自己從到上海，老丈跟前一直沒有寫過信，如今憑空打個電報去，未免叫人覺得詫異。左思右想，甚是為難。後來幸虧他同嫖的一個朋友替他出主意，叫他先打個電報進京，只問老頭子身體康健與否，不說別的。他便照樣打去。第二天得到舅爺的回電，上寫著「父病痢」三個字。尹子崇一想，他老丈是上了歲數的人了，又是抽大煙，是禁不起病的，到此他才慌了，只得把娶妾一事暫擱一邊，自己連夜搭了輪船進京。所有的錢，五成存在上海。二成匯到家裡，上海玩掉了一成，自己卻帶了一成多進京。

當下急急忙忙，趕到京城。總算他老丈命不該絕，吃了兩帖藥，痢疾居然好了。尹子崇到此把心放心。但是他老丈總共有三個女婿：那兩個都是正途出身，獨他是捐班，而且小時候，仗著有錢，也沒有讀過什麼書，至今連個便條都寫不來。因此徐大軍機不大歡喜他。他見了丈人，一半是害怕，一半是羞愧，賽如鋸了嘴的葫蘆一般，不問不敢張嘴。如今為賣礦一事，已在洋人面前夸過口，說他回京之後，怎麼叫丈人簽字，怎樣叫丈人幫忙，鬧得一天星斗。誰知到京之後，只在丈人宅子裡乾做了兩個月的姑爺，始終一句話未曾敢說。看看限期將滿，洋人打了電報進京催他，他至此方才急的了不得，一個人走出走進，不得主意。如此者又過了十幾天。買礦的洋人也來了，住在店裡，專門等他，不成功好拿他的罰款，更把他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似的。

自古當：「情急智生。」他平時見老丈畫稿都是一畫了事，至於所畫的是件什麼公事是向來不問的。尹子崇雖然學問不深，畢竟聰明還有，看了這樣，便曉得老丈是因為年紀大了，精神不濟的原故，這件事倒很可以拿他朦一朦。又幸虧他那些舅爺當中有兩位平時老子不給他們錢用，大家知道老姊丈有錢，十兩、八兩，一百、八十，都來問他借，因此這尹子崇丈人跟前雖不怎樣露臉，那些使他錢的舅爺卻是感激他的，所以即舅爺當彼此還說得來。尹子崇也曾把這賣礦一事同他舅爺談過，幾個舅爺都一力攬掇他成功，將來多少總得沾光幾文。當下大家都曉得尹子崇被洋人逼的為難，都來替他出主意。

後來還虧他一個頂小的舅爺，這年不過一十九歲，年紀雖小，心思最靈，仗著他父親徐大軍機的喜歡他，他便幫著出壞主意，言明事成之後，酬謝他若干。尹子崇自然應允。他先把外頭安排停當，然後回去運動老頭子。曉得老頭子同前門裡一個什麼寺的和尚要好，空閑了常常往這寺裡跑。這寺裡的當家和尚，會詩會畫，又會替人家拉皮條。他既同徐大軍機做了一人之交，惹得那些走徐大軍機門路的都來巴結這和尚。而且和尚替人家拉了皮條，反絲毫不著痕跡，因為徐大軍機相信他，總說他是出家人，四大皆空，慈悲為主，凡是和尚托的人情，無論如何，總得應酬他。和尚做的這些事，雖然瞞得過老大人，卻是滿不過少大人。幸虧這和尚見了少大人甚是客氣，反借著別的事情替少大人出點力，以為求容之地。這些少大人雖然明知道他的所為，因為念他平日人還恭順，亦就不肯在老頭子跟前揭穿他的底子。這番尹子崇小舅爺替他出的主意，就靠在這老和尚身上。

老和尚曉得少大人有此一番作為，便也不敢怠慢。檢了空日，備了一桌素齋，預先自己到府邀請徐大人這日赴宴。徐大軍機自然立刻應允。到了那天，徐大軍機朝罷無事，便坐了車子一直徑去，見了和尚，談詩談畫，風雅得很。正談得高興頭上，尹子崇先同小舅爺趕到寺裡，說是伺候老爺子來的。徐大軍機並不在意。和尚見了，竭辦拉攏，說道：「備一桌素齋，本來嫌人少；如今你二位到這裡，陪陪老大人，那是再好沒有的了。」二人亦謙遜了一回。

老和尚丟下他二人，仍去同老頭子談天。才談得幾句，忽然聽得窗子後頭一陣洋琴的聲音。和尚耳尖，聽了先問香火道：「這是誰又在那裡弄這個東西？」香火道：「就是前天來的那位外國王爺。」和尚道：「叫別的師傅陪陪他，不要怠慢了人家。我這裡陪徐大人，沒工夫去招呼他，就說我不在家就是了。」香火答應著出去。這個擋口，尹子崇郎舅兩個也已出去。徐大軍機便問：「這外國王爺是怎樣的一個人？」和尚道：「人倒是很好的一個，也是在教。他的教原同我們釋教差仿不多，都是一心向善的。他自從到京之後，一直就住在他們公使館裡。前頭到過寺裡一次，是我出去陪他的。我雖然不會他們的說話，有了通事傳話，都是一樣的。這人彈得一手好洋琴，還會做做外國詩。有一部什麼外國人詩集，當中選刻他的詩很不少，可惜都是外國字，我們不認得。倘若懂得他們的文理，同他唱和唱和，結交一個海外詩友，倒是一樁極妙之事！」

徐大軍機道：「你既然說得他如此好，為什麼不請他來會會呢？」和尚道：「講起外交的禮節，他既來了，原應該我自己去接他的。況且他也是王爺之分，非同尋常可比。但是難得今天你大人有空，我們正想借此談談心，所以讓他們去陪他也是一樣的。」徐大軍機道：「停刻我們還要在這裡吃飯，倘若被他闖進來，反為不美。我看還是請他來會會的好。如果他沒有吃飯，就讓他一塊兒吃素齋，我們的禮信總到的了。」和尚巴不得這一聲，立刻丟下徐大軍機，自己去請。

一霎時只見和尚在前頭走，洋人在當中，尹子崇郎舅兩個跟在後頭。洋人身旁還有一個人，想必是通事了。進屋之後，徐大軍機先站起來同他拉手，他亦趕著探個子。徐大軍機一見兒子、女婿都跟在後頭，便說了聲「你們倒同他先會過了。」和尚連忙湊熱鬧，說道：「虧得請他進來。他剛才見少大人、尹姑爺，把他樂的了不得，正商量著一同來見你老大人哩。」當下分賓歸坐。寒暄得不到三五句，和尚恐怕問出破綻來，急急到外間調排桌椅，催他們入座。從前，徐大軍機在寺裡吃飯，都是一張方桌，同這當家和尚兩個人對面坐的。如今多了四個人，六人三對面，方桌亦還坐得下，再不然，加張圓桌面子也坐得很舒服，很寬展了。那知和尚竟不其然，只見他對著香火說道：「徐大人常常來的，外國人還是頭一遭哩。一時頭上，素番菜來不及辦，就拿這中國菜請他，似乎覺得不恭敬些。現在我一個法子，你們到西書房裡把那張大菜桌子，那些椅子都搬過來，用大菜家伙吃中國菜。我們依他一樣，他總不能說我什麼了。」一霎時，調排已定，隨請入座。徐大軍機走到外間一看，只見擺的是很長桌子。和尚便說：「徐大人，咱們今天是中西合璧：這邊底下是主位，密司忒薩坐在右首，他同來這位劉先生坐在左手。靠著主人右手這一位，在他們外國人算是頭一席，所以你老大人無須同他客氣的。」當下坐定之後，和尚又叫開洋酒、荷蘭水。洋人不會用筷子，又替他換了刀叉。當下說說笑笑，都是些不相干的話。徐大人找出多少話來應酬他，都是少大人，尹姑爺同著翻譯替他支吾的。

等到吃過一大半，約摸徐老頭兒有點倦意，不曉得洋人同翻譯說了幾句什麼話，翻譯便同少大人說：「我們敝洋東極其仰慕徐大人，從前沒有到中國時候，就常常見人提起徐大人的名字的。他現在跟著我們中國人，亦很認得幾個中國字。」和尚急忙插口道：「認得了中國字，將來就好做中國詩了。只是我們不認得洋字，不會看他的詩，實在抱愧得很。」和尚說的話大家亦沒有理會。那通事劉先生又說道：「敝洋東的意思，想求大人把大人的名字三個字寫在一張紙上給他看。」徐大軍機聽了大喜，立刻叫拿筆硯。又見洋人從身上摸索了半天，拿出一大疊的厚洋紙，上頭還寫著洋字，花花綠綠的，看了亦不認得。通事把這一疊紙接過來送到徐大軍機面前，說道：「敝洋東嫌中國紙不牢，身上一搓就要破的，請大人把三個字寫在這張紙上。」徐大軍機此時絲毫不加思索，立刻戴上老花眼鏡，提起筆來，把自己的名字三個字端端正正寫了出來。通事拿回給洋人看過。洋人又咕嚕了兩句，通事又把那疊紙擱去幾張，重新送到徐大軍機面前，說道：「敝洋東想求大人照樣再替他寫三個字。前頭寫的是他自己留著當古玩珍藏；這寫的，他要帶到外國去，把這三個字印在他的書當中。」和尚又幫著敷衍道：「想是這位外國詩翁今天即席賦詩，定歸把他今天碰見老大人一齊都做了進去，所以要把老大人的名字刻在他的詩稿當中，這倒是海外揚名的。」和尚一面說，徐大軍機早已寫完，又傳到洋人手中。洋人拿起來往身上一藏，然後仍舊吃酒吃菜。和尚見事弄好，便丟了眼色給香火，催廚房趕緊出菜。

一霎席散，讓少大人、尹姑爺陪了洋人到西書房裡吃茶，他自己招呼徐大軍機。徐大軍機又坐了半天，喝了兩杯茶，方才坐車先自回去。至此和尚方才踱到西書房來，正見少大人在那裡指手划腳，自己稱揚自己哩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